

# 耄耋学童 至道躬行

吴悦石



近期，“至道躬行——吴悦石八十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是我70余年笔墨生涯的一次坦诚相见。

很多同行的评价颇多溢美之词，让我诚惶诚恐。回想老一辈有成就的艺术大家都非常谦虚。举个例子，可染先生的艺术成就是有目共睹，在他70岁的时候，称自己是“白发学童”“七十始知已知不足”，并刻两方印，用以自勉。及至80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前言是可染先生自撰的，其中一句话让我铭记至今、不敢忘怀：“今年八十，始知中国画堂奥之博大”。

前贤风范，言犹在耳，字字打动内心，其为人和从艺之境界令人赞叹。反观自身，深感与前贤相去甚远。前輩令我高山仰止，于“至道”前更应“躬行”不辍。我年已八旬，然学问之事，愈进愈知不足，可谓“耄耋学童”。这不是自谦，也不是故作姿态，是对中华灿烂文明的虔诚与敬畏，也是我日常生活和艺术创作所秉持的态度。

艺术探索是迢迢征途，既需要艺术家自身的努力，更

得益于时势之造就。感恩我的诸位授业老师，是他们从诗文到书画的严格教导，引领我步入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瑰丽殿堂，使我既悟其神髓，亦明心之所向。还要感念时代所赐，值此文化繁荣、艺道日新之际，使我们美术工作者得以骋才情于天地，寄丘壑于笔墨。

“写意”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艺术的核心特征。写意画是中华艺术史中重要的艺术形式，凝聚了中国人对天地和人生的理解与表达。大写意绘画，既是恩师衣钵相传的艺术精髓，也是我少年立志的追求。投身其间，滋养了性灵，更深化了对祖国山河的眷恋，对中华文脉的热爱。世间至美，皆人心摹。以画为心印，以笔抒心声，墨渖淋漓处，是我心的震颤与赤忱的倾注。

“至道”出自《礼记·学记》，非玄虚之谈，实为文化艺术之本真。当我们在先贤一点一画的笔墨生发中看见了自己，“豹变”之机便在其中。潘天寿先生“通承革之变”的要义，正在于笔墨生发间那份从容自若的气度。艺途如攀岳，纵怀凌云之志，难免有巉岩阻碍，然而艺术的“至道”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境界，它在于脚下每一步的坚持。在踟蹰彷徨之际，终会被破云而来的“至道”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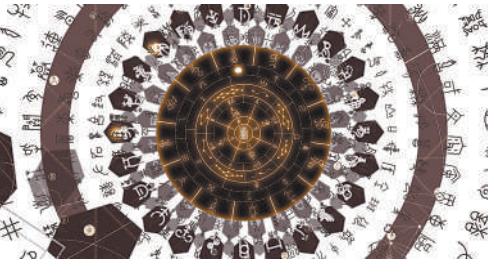
“躬行”出自《论语·述而》。陆放翁亦有诗云：“古人

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是获得真知的法门，今天落笔的作品便是“躬行”的一行行脚印。

陶渊明曾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艺术长河，波澜壮阔，艺海寻路，气象万千，沿“至道”而修，于“躬行”而养，从笔耕而悟。耄耋之年，仍需以学童之心态，在“至道躬行”的漫漫长路中砥砺前行，上下求索。此心此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笔墨所向，即是归途。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写意画院艺委会主任)

下图为吴悦石中国画《天路》。



创意设计点亮汉字之美

陈楠

阳光穿过拱形廊窗，照射在各国古文字图案构成的巨大窗花上，形成斑斓光影，与“笔触之艺：中国古文字视觉艺术展”相映生辉，在法国商博良世界文字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跨时空对话。

这场配合2025年联合国中文日举办的展览，展现了我数十年来对甲骨文、金文等中国古文字的创新设计研究和艺术实践。平面图形、字库设计、雕塑装置、新媒体交互艺术以及各种文创……古文字的创意表达，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与现代活力，搭建起沟通中外的文化桥梁。融合古埃及象形文字与甲骨文的主视觉标志、化身为视觉导览员的吉祥物“甲骨小精灵”等，多元设计使汉字之美深深感染着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

汉字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巨大的创新设计空间，主要在于其形成之初就是一个兼具表音、表意、象形等多种功能的文字系统，蕴含着深厚的哲学与文化内涵，富有叙事功能。从彩陶、甲骨、钟鼎、简牍、纸张、雕版、数字化平台等媒介，到篆、隶、楷、行、草等书体，汉字在发展中既传承着自身固有的文化属性，又巧妙地适应每一次技术革新，不断调整样貌与风格，形成了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独特文字体系，厚重而深邃。

一笔一画皆文化。婚庆上的双喜字设计，表达美好祝福；各式福字设计传递春节丰厚内涵。令我印象最深的巧妙设计是传统吉祥图案“唯吾知足”，4个汉字共用“口”字。种种设计表明，充分理解掌握汉字的造字规律、美学思想、形式规律、文化背景等，才能做好汉字的创新转化。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汉字拥有崇高地位，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时代进步，字体设计在信息沟通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在字体商标、广告创意、品牌包装、店面招幌等设计中，设计师充分发挥奇思妙想，为汉字艺术注入新内涵。譬如，中国(安阳)国际汉字大会徽图形，由甲骨文的“安”“字”二字为蓝本进行图形重构，让“宀”下面的“女”与“子”形象手拉手，形成甲骨文的“好”字，将安阳、汉字与成功的寓意巧妙融合。

文字叙事设计不只是讲文字本身的故事，还随着传播媒介的变化不断拓展文化空间。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发挥汉字表情达意的功能？甲骨文就像一块块“文化原石”，我将这种古老的文字叙事与当代审美相结合，推出生肖表情包、廿四节气动画片等产品，重新编织社交媒体语言，让汉字承载的中华文化在年轻人的生活中传递。

从镌刻龟甲到编码云端，从文人书斋到数字屏幕，汉字之美折射出文明的进程。作为设计师，我们既是传统的守护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既要用考古学家的严谨守护传统基因，更需以艺术家的想象开拓未来场景，让古老的汉字在数字文明的土壤中长出新芽。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上图为陈楠创作的新媒体艺术《甲骨文·宇宙》。



本版邮箱:msfk@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徐红梅 吴艳丽 版式设计:赵倜汝

在手机摄影与AI运用已相当普及的新媒体时代，生成一幅再现性的肖像、风景或静物，可谓唾手可得，但为何还有这么多人喜爱油画尤其是写实油画，并从事其创作研究？“本源与纯粹——康德美术馆油画名家邀请展”的举办，通过85位油画名家的139件佳作，将这一问题抛向观众。

对大部分观众来说，或许并不能分辨或说清照片真实与油画写实之间的区别，但每个人都能真切感受到，写实油画的魅力并不是来自对客观物象的复制。所谓写实艺术，在艺术模仿过程中，便加入了艺术家对形象的观察和理解，以及充满情感的选择和创造。写实油画富有肌理的美感，便是艺术家之手与审美性思维长期联动的结晶。这种绘画性，是人文精神在画面上的锤炼。

这个以“本源与纯粹”为学术命题的油画名家邀请展，正是力求探寻油画艺术的写实性不同于图像复制的本源特征。其倡导的学术主张，就是艺术家对再现性形象的人文思考与艺术创造，是在选择对象和再现对象过程中的重新赋形与赋色。这也是意大利艺术理论家乔尔乔·瓦萨里针对再现性绘画艺术本质所不断强调的“迪赛诺”理念——“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姐妹，由一位父亲所生，那就是迪赛诺”，即艺术家的梦想、观念与情感对客观世界的形象重建。

所谓“纯粹”，就是回到油画这一画种的本体，重新认知油画的语言艺术魅力。正如“笔墨”是中国画的中心概念一样，没有像釉料般璀璨而厚实的油色感，油画写实的语言艺术魅力也将残缺不全。“纯粹”表明了对滥用

## 回归艺术的本源与纯粹

尚 辉



其他画种语言的排斥，意味着对油画语言纯粹性的探索。写实油画曾被一些人视为“过时的技艺”，但其魅力恰恰在于对真实的深度挖掘与诗性转化。钟爱写实油画的艺术家也并未陷入“技法的内卷”，反而在回归本源的探索中不断开辟新境。

此次油画名家邀请展囊括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画坛弄潮的众多艺术家的画作，通过梳理中国油画的发展脉络，揭示了艺术回归本真的可能路径。从“乡土写实绘画”到“八五美

术新潮”，从“新古典主义”“近距离写实”到庞大的写实画派油画群体，历经半个多世纪，当年的时代之子今天已功成名就，但他们从未停止对油画艺术“本源”与“纯粹”的求索。靳尚谊先生曾说，油画这个品种创造的就是写实语言。艾轩先生曾说，艺术风潮让许多有才华的人离开了写实这条道。时隔多年，人们发现他们并没走多远。杨飞云先生说，只有不断回到欧洲油画传统寻源，才能获得中国油画发展之道。他们以对写实油画的坚守，体现对艺术审美纯粹性的深入发掘。而这个展览，则以某种历史视角呈现改革开放以来几代油画家的探索之路。在中国油画发展过程中，他们起到了艺术至纯至诚的标杆作用。

相对写意性的中国画，我们把来自欧洲的再现性油画称作写实油画，两者似乎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因而，这个展览还较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油画对写实的某种演绎——从笔触的写意到物象的意象性再造，并试图以这种方式更广泛地和欧美抽象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进行深度联结，体现了现代油画的中国经验、中国视野、中国风貌。这同样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彰显油画材质、形色的人文精神，阐明手绘创造价值，以此回应机器图像或AI图像的视觉消费性对人类审美的抹平。

来吧！在这个国内鲜见的收藏欧洲油画原作的美术馆，进行一次视觉与精神的碰撞。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

上图为杨飞云油画《小憩》。



▲水彩画《新昌十九峰》，作者骆献跃。

以设计回应文脉，是近年来博物馆建筑实践的一大趋势。在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成都自然博物馆，便是地域文化、城市活力、博物馆使命的聚合体。

川西，是雪山的故乡。设计团队以雪山与巨石的意象，勾勒出博物馆的外形。川蜀地区建在悬崖边的木栈道，延续着蜀

道这一特色文脉。设计师通过悬挂于“巨石”一侧的“恐龙盒子”呈现蜀道之难，并以此连接建筑的二层和三层。成都悠久且智慧的治水与灌溉历史，也通过蜿蜒的水道、散落的倒影池、台阶式的景观带融入建筑设计。处处可见的细节设计，由内而外给人带来美的滋养。

袁博 摄(影像中国)



## 方寸藏书票

邵蓓艳

轻轻翻开一本书，贴于扉页的小小藏书票，如书间精灵，舞动着读书人满满的爱书之情。

藏书票是诞生于15世纪欧洲的一种微型版画，最初是贵族用来标记藏书的信物，兼具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被誉为“版画珍珠”“书海之帆”。20世纪初，藏书票传入中国。当其与传统的水印木刻相遇，二者共同的版画基因在方寸之间完美融合，诞生了别具一格的水印木刻藏书票。

近期，一系列藏书票展览在各地举办，我也带着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第二工作室的研究生们开展了“藏书有喜”中国水印木刻藏书票推广与印制体验活动，让人们通过讲座和亲身体验充分领略水印木刻藏书票的独特魅力。

西方藏书票强调精美的纹章符号与创意，中国水印木刻偏爱水墨意境的韵味，二者相互碰撞产生独特的视觉效果，开启一场中西美学对话。“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等中华美学理念，赋予水印木刻藏书票温润、淡雅、灵动的审美风格，令其很快得到国内大众

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如约而至，主题为“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当前，数字信息技术正加速演进并深度渗透至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驱动着社会形态发生系统性变革。在这一新浪潮中，美术馆面临着与博物馆相同的挑战——如何在与时代共振中探索未来之路？

今年3月，由浙江美术馆联合中国美术馆等单位共同起草的《公共美术馆数字化服务规范》，经文化和旅游部批准发布后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该文件明确了公共美术馆数字化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技术支撑和安全保障，为全国美术馆数字化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伴随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对美术馆的藏品、展览、教育、交流和管理等活动进行数字化处理和业务重构，已成为许多美术馆的自觉选择。早在2016年，浙江美术馆便逐步将数字技术融入展览、典藏和制度建设等。从“东方智慧”系列品牌展览坚持将传统文化与数字智能相融合，到“南山138：浙江青年当代艺术推广项目”“平板角度：从纸面到虚拟的视觉艺术”展览等关注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艺术创作的新探索，再到建设全国首个跨省通用的“藏品云”数字平台，浙江美术馆不断探寻一种更适合时代与自身发展的美术馆思维体系，为观众带来全新艺术体验。

在技术与艺术融合过程中，大众熟知的或许是遍地开花的沉浸式数字艺术展览。这种展览形式通过运用数字化手段，让作品“活”起来、体验“沉”下去。去年开馆的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首次在空间规划中专门设计独立的沉浸式数字艺术展厅，用于呈现各类数字艺术作品，成为传统美术馆积极推进数字化服务的有益实践。这也启示着我们，作为紧密连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重要纽带和展示平台，美术馆应不断打破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固有认识，通过理念更新、技术赋能让“年轻态”的美术馆触达更广泛的受众，形成新的美术馆知识生产



## 水印意趣浓

邵蓓艳

的认可与喜爱。随着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投身其中，润化、渐变、拱花、即版即印……水印木刻藏书票的面貌不断丰富。

对于藏书爱好者来说，一枚精美的藏书票既是对书籍最好的装饰，也是书籍与藏书之人之间情感连接的纽带。千万不要以为水印木刻藏书票里只有图案和代表所有权的票主姓名，神话传说、十

▼版画家陆放为琼瑶刻制的藏书票。



方式。

数字技术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美术馆更重要的职责在于唤醒大众的审美意识，不断激发人的创造力，在技术与艺术融合中，彰显“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迭代的当下，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创造性“能源”——它来自人类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占有欲，“审美”由此化身观察和理解世界的重要介质。在东方，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最终形成了独具智慧的美学体系。审美意识的建构与中华美学精神的融入，成为塑造技术时代人文价值的关键点。因此，美术馆在数字化服务中应着重强调体现“审美”的意义，以蕴藏中华美学精神的审美教育助推社会发展。

审美教育并非只是增加几门艺术课程，也不仅仅是让人看懂一幅画或听懂一首歌，而是一个系统性的人格建设和培养过程，鼓励大众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世界。作为开展社会美育的重镇，通过日常审美活动引导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在个性化发展中自由探索，是美术馆的重要使命。许多美术馆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开展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美育活动，围绕着装礼仪等主题，引导大众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通过这些活动，美术馆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学习平台，更传播了一种理念——关注日常之美。看似平常的审美教育，逐渐促进着个体在思想和认知层面的成长。这类实践也揭示了数字时代的美术馆在艺术与教育融合中的重要作用，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指引。

当青年艺术家用算法重构《诗经》意象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生生之谓易”的美学传承。在这个意义上，审美确已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生产力——它既是对抗技术异化的良方，更是激发文明创新的原动力。在数字建构的新时空中，一片更辽阔的审美场域正有待美术馆同仁携手探索。

(作者为浙江美术馆馆长)

下图为浙江美术馆展出的陈抱阳数字艺术《未被证伪》。

二生肖、诗词典故、自然风景、人生感悟等，皆可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题材，既传承中华文脉，也反映着藏书人的内心世界和藏书的意趣。

创作一枚专属于自己的水印木刻藏书票，是一场颇富诗意与匠心的艺术之旅。从构思到设计，从刻板到印刷，充满着创作者对文化的敬畏、对书籍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的期许。水印木刻藏书票的制作并不简单，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意外——纸张的湿度、颜色的厚薄、错版等都会影响画面效果。但这何尝不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体验？在设计中认知自我，与书籍神交；在劳作中体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印制中领略千变万化的色彩韵味。当用刻刀在木板上刻下自己的名字，马莲在纸的背面轻轻摩擦，墨色慢慢润化，心灵在方寸之间得到湿润。如果把创作过程写成一本册，水印木刻带来的奇妙感受将是书中最精彩的情节。

如今，数字阅读与AI绘画方兴未艾，藏书票的发展也面临挑战与机遇。进一步加强对藏书票的研究、创作、展示等，有助于使其成为文化传承的星星之火，燃起人们对“读书、藏书、爱书”的精神追求。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